

第一篇

- (1) 「我」、「你」、「他」，這是人人皆知的三個人稱代詞。在一定的語境中，它們被用不同的人身上。有的作家喜歡用不同的人稱來敘述同一個主人公，不斷變換視角，使得人物的形象富有立體感。我覺得，我們每一個人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看自己。
- (2) 涉及自己，使用第一人稱是習慣成自然的事情了，好像無須多說。我是誰、我要什麼、我做了什麼、我愛某某、我恨某某，如此等等，似乎一目瞭然。然而，真正做自己，行己胸臆，表裏一致，敢作敢當，並不是容易的事。正因為如此，許多哲人把「成為你自己」看做一個很高的人生目標。另一方面呢，一個人如果只是我行我素，從來不跳出來從別的角度看一看自己，他又是活得很盲目的。所以，其他兩個人稱的視角也是不可缺少的。
- (3) 先說第三人稱。在別人的眼裏，我是一個「他」（或「她」）。因此，用第三人稱看自己，實際上就是用別人的或者說社會的眼光看自己，審視一下自己在別人眼裏是什麼樣子，在社會上扮演着什麼角色。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生活，所以這個視角是必要的。做自己的一個冷眼旁觀者和批評者，這是一種修養，它可以使我們保持某種清醒，避免落入自命不凡或者顧影自憐的可笑復可悲的境地。當然，別人的意見只能作參考，為人處世還得自己拿主意。據我觀察，在不少人身上，這個視角是過於強大了，以至於他們只是在依據別人的意見生活，陷入了另一種盲目。
- (4) 如果說第一人稱是做自己，第三人稱是做自己的旁觀者，那麼第二人稱就是做自己的朋友。把一個人當做「你」對待，就意味着和這個人面對面，像朋友一樣敞開心懷，誠懇交流。如果不是這樣，心裏仍偷偷地打量着和提防着面前的這個人，那就不是把這個人當做一個「你」，而是當做一個「他」了。與此相類似，當我們把自己看做一個「他」的時候，那眼光往往是冷靜的，有時候還是很功利的，衡量的是自己在社會上的表現、作用、地位、名聲之類的東西。相反，對自己以「你」相待，就需要一種既超脫又體貼的眼光，所關心的是人生中更本質的方面。這時候，我們就好像把那個在人世間活動着、快樂着、痛苦着的自己迎回家中，懷着關切和理解之情和他促膝談心。人在世上都離不開朋友，但是，最忠實的朋友還是自己，就看你是否善於做自己的朋友了。要能夠做自己的朋友，你就必須比那個外在的自己站得更高，看得更遠，從而能夠從人生的全景出發給他以提醒、鼓勵和指導。事實上，在我們每個人身上，除了外在的自我以外，都還有着一個內在的精神性的自我。可惜的是，許多人的這個內在自我始終是昏睡着的，甚至是發育不良的。為了使內在自我能夠健康生長，你必須給它以充足的營養。如果你經常讀好書、沉思、欣賞藝術等等，擁有豐富的精神生活，你就一定會感覺到，在你身上確實還有一個更高的自我，這個自我是你的人生路上的堅貞不渝的精神密友。

周國平《一個人和三個人稱》

第二篇

- (1) 有兩種自信：一種是人格上的獨立自主，藐視世俗的輿論和功利；一種是理智上的狂妄自大，永遠自以為是，自我感覺好極了。我讚賞前一種自信，對後一種自信則總是報以幾分不信任。
- (2) 人在世上，總要有所依托，否則會空虛無聊。有兩樣東西似乎是公認的人生支柱，在講究實際的人那裏叫職業和家庭，在注重精神的人那裏叫事業和愛情。食色性也，職業和家庭是社會認可的滿足人的兩大慾望的手段，當然不能說它們庸俗。然而，職業可能不稱心，家庭

可能不美滿，慾望是滿足了，但付出了無窮煩惱的代價。至於事業的成功和愛情的幸福，儘管令人嚮往之至，卻更是沒有把握的事情。而且，有些精神太敏感的人，即使得到了這兩樣東西，還是不能擺脫空虛之感。

- (3) 所以，人必須有人格上的獨立自主。你誠然不能脫離社會和他人生活，但你不能一味攀援在社會建築物和其他人身上。你要自己在生命的土壤中扎根。你要在人生的大海上拋下自己的錨。一個人如果把自己僅僅依附於身外的事物，即使是極其美好的事物，順利時也許看不出他的內在空虛，缺乏根基，一旦起了風浪，例如社會動亂，事業挫折，親人亡故，失戀，等等，就會一蹶不振乃至精神崩潰。正如愛默生所說：「然而事實是：他早已是一隻漂流着的破船；後來起的這一陣風不過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狀態。」

- (4) 愛默生寫有長文熱情歌頌愛情的魅力，但我更喜歡他的這首詩：

為愛犧牲一切，
服從你的心；
朋友，親戚，時日，
名譽，財產，
計劃，信用與靈感，
什麼都能放棄。
為愛離棄一切；
然而，你聽我說：……
你需要保留今天，
明天，你整個的未來，
讓它們絕對自由，
不要被你的愛人佔領。
如果你心愛的姑娘另有所歡，你還她自由。
你應當知道
半人半神走了，
神就來了。

- (5) 世事的無常使得古來許多賢哲主張退隱自守，清靜無為，無動於衷。我厭惡這種哲學。我喜歡看見人們生氣勃勃地創辦事業，如癡如醉地墮入情網，痛快淋漓地享受生命。但是，不要忘記了最主要的事情：你仍然屬於你自己。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，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自足的精神世界。這是一個安全的場所，其中珍藏着你最珍貴的寶物，任何災禍都不能侵犯它。心靈是一本奇特的賬簿，只有收入，沒有支出，人生的一切痛苦和歡樂，都化作寶貴的體驗記入它的收入欄中。是的，連痛苦也是一種收入。人彷彿有了兩個自我，一個自我到世界上去奮鬥，去追求，也許凱旋，也許敗歸，另一個自我便含着寧靜的微笑，把這遍體汗水和血跡的哭着笑着的自我迎回家來，把豐厚的戰利品指給他看，連敗歸者也有了一份。

- (6) 愛默生讚賞兒童身上那種不怕沒得飯吃、說話做事從不半點隨人的王公貴人派頭。一到成年，人就注重別人的觀感，得失之患多了。我想，一個人在精神上真正成熟之後，又會返璞歸真，重獲一顆自足的童心。他消化了社會的成規習見，把它們擱棄了。

周國平《每個人都是一個宇宙》節錄

第三篇：文言三則

第一則：

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，左右請求之，共王曰：「止，楚人遺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焉？」仲尼聞之曰：「惜乎其不大。亦曰『人遺弓，人得之』而已，何必楚也？」仲尼所謂大公也。

（註：楚共王、出獵、遺失、他的、左右、請求、楚人、得之、何求、仲尼、惜乎、其不大、亦曰、人遺弓、人得之、而已、何必楚也、仲尼所謂大公也。）

《說苑·至公》節錄

第二則：

荊人①有遺弓者，而不肯索，曰：「荊人遺之，荊人得之，又何索焉？」孔子聞之曰：「去其『荊』而可矣。」老聃②聞之曰：「去其『人』而可矣。」故老聃則至公矣。

《呂氏春秋·貴公》節錄

第三則：

死生，命也，其有夜旦之常，天也。人之有所不得與，皆物之情也。……

泉涸，魚相與處於陸，相呴以濕，相濡以沫③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與其譽堯而非桀也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夫大塊④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，逸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

夫藏舟於壑，藏山於澤，謂之固矣⑤！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，昧者不知也。藏小於大有宜，猶有所遯⑥。若夫藏天下於天下，而不得所遯，是恆物之大情也。

【註釋】

《莊子·大宗師》節錄

- ① 荊人：荊，楚的別稱，即楚人。
- ② 老聃：即老子。
- ③ 相呴以濕，相濡以沫：呴，吹以濕氣；濡，吐以口沫。魚兒互相幫助以求生。
- ④ 大塊：即天地，也喻指「道」。
- ⑤ 藏山於澤，謂之固矣：「山」通「汕」，即漁具；把漁具收藏在水澤之中，以為很穩固，不會被他人取去。
- ⑥ 遯：通「遁」，遺失。

— 完 —

本試卷所引資料的來源，將於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稍後出版的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試題專輯》內列明。